

61 驅逐劉珍年

韓復榘主魯第二年，在山東的膠東半島爆發了驅劉之役。

北伐結束後，山東省被劃歸西北軍的勢力範圍，西北軍將領孫良誠就任第一任山東省政府主席。

當時以孫良誠為首的山東省政府還在泰安，實際控制區域僅三十餘縣，且多屬魯西貧瘠之地。「濟南事件」後，濟南至青島，沿膠濟鐵路一線仍在日軍控制之下。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撤出濟南，由孫良誠軍接收，但蔣介石為抑制西北軍的擴張，不准孫接收富庶的膠東及青島、煙臺等沿海一帶，不給西北軍留出海口，這是馮玉祥嗣後與蔣決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原大戰後，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蔣故技重演，將青島交張學良海軍駐防，煙臺由劉珍年控

制，還是不給第三路軍留出口。

劉珍年（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字儒席，直隸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劉家莊人。少時當過雜貨店學徒，一九一八年，二十歲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在步兵科學習三年，與同期炮科之陳誠有同學之誼。一九二一年畢業，在奉系陸軍第一師李景林部歷任排、連、營長。一九二五年冬，在直魯聯軍褚玉璞部任第十六旅旅長，因違紀被褚杖責一百軍棍並革去職務，劉嫉恨在心。一九二六年秋，率部分親信投奔張宗昌，在直魯聯軍模範團任第二營營長。一九二七年，模範團擴編為兩個旅，劉任其中一旅旅長，歸第二軍軍長張敬堯、副軍長班平秀指揮。在國軍革命軍北伐中，張敬堯軍被馮玉祥軍打敗，劉私下評論說：「張敬堯滿嘴胡說八道，老班胡吃悶睡，這種廢物統帥打仗豈能不敗！」張宗昌將張敬堯殘部不足二千人交由劉珍年整頓。劉率殘部開到臨沂，編成一個團，改屬第四軍軍長方永昌指揮，旋被方任命為軍參謀長兼第一二一旅旅長。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北伐軍打到濟南，張宗昌退到冀東，劉追隨膠東防禦總指揮方永昌及副總指揮兼第三軍軍長劉志陸，率部分魯軍殘部開往膠東。不久方離軍去大連，第四軍暫交劉率領，劉從此開始自稱軍長，自立門戶，嗣後，驅方（永昌）、逐劉（志陸）、拒張（宗昌），殺褚（玉璞）做起了「膠東王」，稱霸一方。

方永昌去大連後，劉珍年實際掌控之第四軍與劉志陸率領的第三軍分駐膠東昌邑、平度、掖縣一帶。未幾，二劉因權力之爭鬧翻臉，在掖縣縣城大打出手。適逢方永昌由大連回掖，指揮劉

珍年對劉志陸作戰。劉志陸敗逃青島，宣布下野。劉珍年被方任命為第一師師長。

劉志陸被逐後，劉珍年又開始算計頂頭上司方永昌。他密約駐蓬萊之第三師師長何益三策劃謀殺方永昌，又策動劉開泰刺殺方之親信、駐黃縣之第二師師長張藹亭等一批人。方聞變，避至大連。劉乃取代方進駐煙臺，掛起青天白日旗幟，接受蔣介石授予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番號，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擢升劉開泰為第二師師長，何益三仍為第三師師長。對其他駐膠東之魯軍殘部及雜牌軍，如顧震、鍾振國、施中誠、劉選來等，劉珍年則採取軟硬兼施之手法，或吞併，或剪除。至此，劉軍已擴至五個步兵師，另騎兵、炮兵、特務各一團，工兵、輜重、通信兵各一營。一九二九年，蔣將暫編第一軍改番號為陸軍第二十一師。劉對此很不滿意，自封為第十七軍長，在軍旗旗褲上一邊寫著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一師，一邊寫著第十七軍；出布告署名，時而軍長，時而師長。

一九二九年三月，張宗昌率褚玉璞、方永昌等魯軍殘部及部分「毛子軍」（白俄僱傭軍）由大連乘船，進攻膠東，企圖東山再起。劉珍年軍不支，放棄煙臺，退守牟平。劉為洩憤，將俘虜的俄兵戴上白紙帽，以鐵絲穿鼻，牽著遊街後槍斃。不久，劉反攻得手，圍困褚玉璞於福山城內。劉以保證生命安全為條件，誘騙褚及其部將九人投降。張學良等出面勸劉放人，劉表示要二百萬元添助軍餉。劉又以褚為「肉票」，逼迫褚家人交付五十萬元贖金。褚家人為保褚活命，竭盡全力湊足贖金，收到的卻是一具屍體！原來劉已於九月十日月黑風高之夜「撕票」，將褚等秘密槍

殺於牟平。褚被害後，一時社會輿論大嘩，皆指劉背信食言，心黑手辣。

在針對當年老長官張宗昌的這場戰爭中，劉珍年部雖受到巨大損失（劉開泰第二師、李錫桐第四師、施中誠第五師等先後歸附張宗昌），但最終還是贏得了勝利，剩餘之本部第一師與何益三第三師，已不足四千人。劉奉蔣介石之命，將所部縮編為第二十一師，劉任師長，何益三任副師長。

一九三〇年夏，劉珍年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省主席陳調元）委員，不久親赴南京向蔣介石述職，受到蔣及中央大員的熱情款待；所經之濟南、天津，又受到陳調元、傅作義等人的迎送。劉春風得意，忘乎所以，嘗對親信放言：「我們若有三萬人馬，便可橫行域中。」「若交給我一省或一國，無論軍政，都不在話下，必能臻於治境。」

一九三〇年，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劉珍年號稱擁兵三萬。成為蔣、閻、馮「三國兩方」爭取的重要砝碼。蔣搶先在徐州正式面許劉珍年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所轄還是一個師），贈款三十萬，著其在煙臺待命。戰爭中，蔣電令劉支援韓復榘，夾擊入魯晉軍；閻、馮亦派人赴煙，聯劉倒蔣，並送給劉衝鋒槍一百支、子彈十萬發，許以晉軍第二十一路總指揮頭銜。劉對雙方贈予和封賞來者不拒，一律笑納，但卻始終按兵不動，作壁上觀。劉的同學、駐晉軍代表趙甫忱指責他言而無信。他一語驚人：蔣、閻、馮混戰是「狗咬狗」，他幫哪一方也不光彩。

劉珍年控制膠東十二縣及煙臺、龍口兩市，憑藉當地雄厚的財力，橫徵暴斂，從英國、日本

進口武器，大肆擴軍，將幾千直魯軍殘兵敗將，發展到三萬餘人，其裝備甚至超過蔣軍嫡系部隊。劉珍年在軍中極力培植親信，大量接納並提拔重用河北南宮縣及鄰縣親友故舊。故軍中流傳有「會說南宮話，就把洋刀拷」之說。劉軍中上級軍官多為河北省籍。其中又有「宮裡」、「宮外」之分，自然「宮裡」人所占比例居大。

劉珍年治軍，有其一套獨特辦法。他自編一本小冊子，叫《劉師長儒席言論集》，命令官兵認真研讀；他還製作有他本人頭像的盜製像章，要求官兵一律佩戴；最有趣的是，隊伍內部還流傳一種說法：師長姓劉（珍年），獨立旅旅長姓張（鑾基），第一旅旅長姓趙（振起），皆是三國時代之劉（備）、張（飛）、趙（雲）再世。至於第二旅旅長梁立柱，雖不姓關，但此人好飲，臉常喝得紅紅的，好像桃園結義裡的紅臉關公，每在酒酣耳熱之餘，常以關雲長自詡。因此，梁也可算是關羽再世。於是，第二十一師的師旅長們都成了神，而不是人了。

劉珍年在膠東數縣蕞爾之地，養活其數萬軍隊，大部分經費要就地取財，百姓不堪重負。據當地鄉紳控告揭發，一九二八年，劉珍年加徵地丁稅，正稅每兩加徵九元，軍需特捐丁銀一兩加徵至三十四元，加上給養實物折洋，創民國以來歷史最高記錄，大大超過山東其他地區。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共徵稅六次，總計每兩達四十一元，超出常規六倍之多。除此之外，劉還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如他擅自捐名稅目有漁鹽、菸酒、屠宰、硝磺、印花等，不下十幾種。有時甚至「綁票」勒贖，逼迫富戶出錢。一九三〇年，僅費縣張姓、丁姓和掖縣張姓、杜

姓四家即被綁架勒索六百七十萬元。其他十萬、二十萬的被綁架勒索者更是不勝枚舉。百姓不堪其苦，抗捐抗稅鬥爭時有發生。一九二八年，劉珍年趕走方永昌之後，答應緩徵牟平軍事捐，但兩個月後，劉委派牟平縣知事又提出追繳方永昌時期拖欠的軍費二十萬元，民眾抗拒，劉即派兵鎮壓，乘夜血洗了段家、三甲、漢村、石城等村，殺死群眾四十餘人，拘捕一百餘人，其中八人又被殺，燒毀民房一千五百多間，致使二百七十戶無家可歸，啼飢號寒。招遠、棲霞、蓬萊抗捐抗匪組織「無極道」也遭到血腥鎮壓。劉在各縣設立官產清理處，將學田、牧場、荒山等均列為官產，定價讓農民領購。劉為招兵買馬，還強拉壯丁，搞得民怨沸騰，以致膠東百姓提起劉珍年來無不切齒痛恨。

劉珍年盤踞膠東數年，根基已固，儼然「膠東王」，不容他人插手；作為蔣介石牽制韓復榘的一枚棋子，背後又有南京的支持，更使其野心膨脹，夢想衝開膠東，走向濟南，取韓而代之。對韓來說，盤踞膠東的劉如同芒刺在背，寢食難安。韓早就想收拾他！

韓復榘下決心將劉珍年驅逐出山東省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時，韓軍與晉軍正在膠濟線上鏖戰，隸屬韓復榘第一軍團建制的劉珍年卻按兵不動，坐觀成敗。至韓軍向膠東方向且戰且退時，劉部又突然活躍起來，冒雨向掖縣集結，另有兩團直奔高密，旋又折回平度，行動詭秘，意向不明。韓恐劉有異動，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從膠濟線上抽兵一團，對劉實行警戒，至使韓軍大敵當前，又生後顧之憂。

劉珍年不過一師長，卻將防區視為自己的領地，自行任免膠東十二縣縣長，所委之縣長多為其同鄉或親信。韓在致南京電中疾呼：「該防區亦山東之轄地，其人民亦山東之部民，復榘責任所關，義無旁貸，焉敢放棄，自取愆尤？」（註一）

膠東是魯省富庶之鄉，歲入頗豐。劉珍年在防區內擅自收稅，除部分直接上交南京外，餘皆歸己，分文不交省府。韓向劉提出三項要求：一，每月向省府解款五十萬元；二，撥五六縣歸省府管轄；三，交還各縣統稅局，稅收歸財政部徵收。（註二）劉置之不理。韓非常氣憤。

南京政府曾答應每月給山東軍隊協餉六十萬元，其中分撥劉部七萬元。劉珍年胃口很大，非二十萬元不可。韓當然不准。後經國民黨山東省黨部調解，韓允撥十二萬元，劉堅持要十四點五萬元，演成僵局。（註三）

最令韓復榘不能容忍的是，劉珍年派其副手何益三、參謀長韓洞等赴濟，與劉部駐濟辦事處主任趙蘭言、「復興社」分之劉子建等秘密策劃，瓦解韓軍，但未得逞。

韓復榘在發動「驅劉之役」前，曾親到泰安向息隱泰山的馮玉祥討教攻劉之策。馮建議韓要速戰速決。

（註一）《國聞週報》，第九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註二）呂偉俊：《韓復榘傳》，第八十九頁。

（註三）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九十頁。

韓復榘發動「驅劉之役」，導火線是第三路軍進入劉珍年部防區剿匪遭拒。九月初，韓陸續向膠東增兵，至九月十五日左右，第三路軍在濰縣、高密一帶集結兵力三萬餘人，以曹福林任前敵總指揮。十六日晨五時，韓親赴濰縣督師。劉珍年亦在沙河、平度、昌邑一線設防。

韓軍戰鬥序列：

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 前敵總指揮曹福林

左翼軍總指揮韓復榘（兼）

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旅長趙心德

第二十二師第六十六旅旅長李占標

第七十四師第二二一旅旅長馬貫一

右翼軍總指揮曹福林

第二十九師第八十五旅旅長李漢章

第二十九師第八十六旅旅長陳德馨

第二十九師第八十七旅旅長榮光興

魯東民團軍總指揮趙明遠

魯南民團軍總指揮謝書賢

劉軍戰鬥序列：

第十七軍軍長劉珍年

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兼）

副師長何益三

第一旅旅長張守權

第二旅旅長梁立柱

第三旅旅長趙振起

獨立旅旅長張鑾基

十七日，韓軍兵分兩路，韓復榘親自指揮三個主力旅為左翼，沿煙濰汽車路前進，直指掖縣；曹福林率所部第二十九師為右翼，渡萊河，進攻平度，直趨萊陽。入夜，在昌邑附近之韓軍左翼向劉軍發起攻擊。劉軍不支，向沙河、平度退卻。十八日夜，韓軍進至沙河。當韓從濰縣親至昌邑督師時，其先頭部隊已由沙河分途向掖縣疾進，勢如破竹。韓旋赴沙河指揮作戰。與此同時，韓軍右翼曹福林師在平度與劉軍張鑾基旅激戰，張旅不支，向萊陽方向撤退，與萊陽守軍梁立柱旅回合。十九日，韓軍曹師榮光興旅進抵距萊陽五十里之水溝頭。

二十日，韓部趙明遠魯東民團軍進駐萊陽第五、六、七、八、九區；謝書賢魯南民團軍進駐萊陽第四區，完全切斷劉軍萊陽與掖縣的聯繫。是日，劉部副師長何益三赴萊陽督戰。

韓同時將劉在濟南的辦事處封閉，扣押辦事處的處長趙蘭言及辦事人員，切斷了劉的對外聯繫。

韓復榘料定南京方面必然偏袒劉珍年，因此，他要「先斬後奏」，戰爭發動第二天（十八日）方致電南京，歷數劉種種惡行，申明討劉是為「弔民伐罪」，「為解除人民痛苦起見，誓當驅逐此獠，以救民命」。二十日，以山東省政府民政廳長李樹春為首的各廳長、省府委員及國民黨山東黨部大員向南京政府發出「號電」，控告劉「把持民政」、「擾亂財政」、「破壞建設」、「朘削實業」、「聚斂無度」、不服從省府命令等，要求中央明令褫奪劉本兼各職。（註四）

蔣介石對此事先未曾與聞，急電雙方停止軍事行動，「靜候中央處置」。軍政部長何應欽亦令兩軍撤兵，「聽候中央查明處理」。韓復榘置蔣、何電令於不顧，繼續進兵。二十三日，兩軍又在掖縣、龍口間之七星坪展開激戰。

劉珍年對韓軍的突然進攻，雖感突然，卻並不覺意外。他對韓軍此前頻繁調動已有所聞，且有所部署：初步設置三個防禦據點（掖縣、萊陽、煙臺），互為犄角，相互應援，必要時放棄煙臺，在掖、萊一線與韓軍周旋。劉估計韓之兵力，總共不過五萬餘人，還要留防魯南、魯北和魯西，能調來膠東者最多不過三萬人，與自己的兵力相當。然而，自己是以逸待勞，地理熟悉，武器裝備更有過之，大可與之一搏。最關鍵的是，劉自以為在南京有蔣介石這座靠山可恃，雖然初

（註四）《山東省政府公報》，第一九九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

戰不利，但並不怙韓。於是，他親自赴掖指揮駐掖部隊，萊陽防務交由副師長何益三及旅長梁立柱負責。十九日，劉一面急電南京蔣介石、何應欽，請求下令制止韓之軍事行動，一面派參謀長韓洞赴南京報告一切。

二十三日，蔣伯誠奉蔣介石之命到達沙河會晤韓復榘。韓於當日發表「漾電」表示願意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處置。次日，韓乘車返回濟南，將部分軍隊撤回原防。

劉珍年稍微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韓復榘不會善罷甘休。為以後更有效地反擊，他決定收縮兵力，二十三日晚，從煙臺撤軍，退至棲霞。不料韓乘虛而入，迅速派騎兵馳赴煙臺接防，同時委派膠東八個縣之縣長。至此，劉的地盤只剩下掖縣、萊陽、牟平、棲霞四縣。與此同時，韓軍左翼進攻掖縣，切斷劉軍掖口運輸供給。二十六日，劉軍一個旅撤入掖縣城裡禦守。從九月底至十月初，韓復榘見蔣介石完全跟劉珍年坐在一條板凳上，對南京方面的「調停」不再抱任何希望，命令所部左右兩翼包圍掖縣，實行強攻。萊陽方面劉軍增援掖縣，韓軍右翼打援成功，十月六日、七日，韓軍右翼榮光興等三個旅乘勢又包圍並進攻萊陽。韓軍騎兵由煙臺出發，經蓬萊，進擊棲霞。由於韓軍缺乏重武器，頓兵於堅城之下，戰鬥一度進入僵持狀態。劉珍年又鬆了一口氣，對部下誇口說：「我知道韓那兩下子，如果南京讓打，我第一步打到濰縣，第二步打到濟南！」

劉珍年率第一旅、獨立旅及師直屬騎、炮、工、輜各一部集中掖縣；第二旅旅長梁立柱率第二旅及騎、炮、工、輜各一部集中萊陽。掖、萊兩地均以縣城為依據，深溝高壘作持久之計。

此間，韓復榘與劉珍年的代表先後到達廬山晉謁蔣介石，說明情況。韓的代表張鉞明確要求中央將劉部調離山東。蔣表示劉部可以調走，但須與何應欽商議後再定奪。劉珍年的代表韓洞二十四日到達南京，蔣已去廬山。韓乃向軍委會負責人參謀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報告韓攻劉之情況，並向新聞界發布新聞。韓洞又於九月二十七日到廬山向蔣報告一切。蔣聽了很生氣，說：「我在前幾天曾向他（韓復榘）要兩團人，他竟沒答應，想不到他是為襲擊劉軍，太可恨了，我要消滅他！」（註五）

蔣介石先為韓復榘竟敢「先斬後奏」氣惱，繼而又為韓藐視中央命令而大為震怒，他於十月五日再次下令，限劉、韓兩軍五日內先行停戰，並派參謀次長熊斌、軍委會主任秘書高凌百為特派員赴魯監視雙方撤兵，各歸原防，同時檄調河北商震為西路軍東進，蚌埠徐庭瑤所部第四師會同徐州劉峙之黃傑師為南路軍北上，于學忠為北路軍沿津浦線南下，加大對韓軍的軍事壓力。陳誠囑韓洞密電劉珍年，即使韓撤兵，也要劉部對其以兵牽制，使其愈限，好由中央明令討伐。（註六）

然而當南路軍黃杰部進抵魯南郟城時，張學良突然在北平發表了一個意在援韓的通電，並命駐防津浦線的王樹常軍派出一個機炮營，化裝成韓軍前往支援。韓軍在東北軍炮兵的支援下，加

（註五）韓洞：《膠東之戰》，《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三十八頁。

（註六）韓洞：《膠東之戰》，《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三十八頁。

強了對掖縣、萊陽兩座孤城的攻擊。張身為中國北方的軍事領袖，他的軍事介入，對蔣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使他不得不重新考慮軍事干預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和連鎖反應。

對於發生在山東的這場戰爭，社會各界及不少有影響的人物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罷兵息戰，盡快想法和平解決問題，不宜擴大事態紛紛。他們擔心戰局進一步擴大，會成為日本侵華的藉口，重演一九二七年「濟南事件」的一幕。正在參加「國聯」大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聞蔣討韓資訊，從美國發回電報稱：現值國聯開會，尤宜一致團結，作外交後盾，不可再起內爭，予人口實，自掣其肘，應嚴令制止魯省內戰，同赴國難。如此等等均迫使蔣放棄對魯用兵，轉而採取和平調停方針，派蔣伯誠、熊斌等分別會晤韓、劉，進行調解。

就在蔣介石調整對韓策略之際，韓軍一直未停止進攻。東北軍的機炮團協助韓軍炮擊孤城，沈鴻烈的東北海軍兩架飛機也前來助戰，投了兩次炸彈。十一日，韓復榘發表〈致膠東父老書〉，稱「一日不去劉，良心所不安；已下除劉萬分決心，絕不半途中止。」（註七）

十九日，國民黨中央以何應欽名義電令韓、劉停戰，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劃定雙方防區：一，自即日起，韓軍撤回濰河以西防區，限二十六日前撤軍；二，劉珍年軍暫駐福山、掖縣、萊陽、棲霞、牟平五縣及龍口；三，蓬萊、招遠、黃縣、海陽、文登、榮成、平度暫不駐軍，由原團警治安；四，各軍移防後整飭軍紀，聽候中央處置。韓方代表提出要劉軍撤出掖縣，而駐文登、

（註七）《國聞週報》，第九卷，第四十一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七日。

海陽、榮成三縣；劉方則堅持維持原防。最後由軍委會仍定為原防區不變。

軍政部的這個方案，貌似折衷，實則對韓方不利。是時，韓軍已實際控制除掖縣、萊陽、牟平、棲霞四縣以外全部膠東地區，而此方案卻要求韓軍從實際控制區撤出，還要將煙臺、龍口劃歸劉部防區。更關鍵的是，此方案隻字不提劉部撤出山東一事。韓見中央明顯偏袒劉珍年，遂於二十一日向林森（國民政府主席）、宋子文（行政院代院長）、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學良（北平軍委會委員長）發出「馬電」，憤而辭職。文稱：「仰懇准辭山東省政府主席本職。復榘生性坦直，言必由衷，久隸帷幄，諒蒙洞鑑，果尚有一線可行之路，絕不作無端煩瀆之辭。」（註八）

韓復榘之辭職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各界人士紛紛要求息爭罷戰，且多傾向韓。張學良、張群、劉峙、宋哲元等黨政要原都曾電韓慰留。

南京方面終於感覺到，要解決山東問題，只有將劉珍年調離山東，而且愈快愈好。因為劉部一旦被殲滅，其新式英制槍械將全部落入韓復榘第三路軍手中，那是南京方面最不願意看見的。

劉珍年面對韓軍強大攻勢，又眼見蔣介石無意在短期內對韓復榘用兵，知道大勢已去，遂於十月二十五日致電南京，表示願意率部離開山東。南京政府立即照准。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張鈞、蔣伯誠奉蔣介石之命，先後在濟南與韓會晤，要韓將包圍掖縣、萊陽的軍隊撤至濰河以西，

（註八） 上海《新聞報》，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並將煙臺、龍口讓出，以便使劉部走海路離開山東。韓當即表示：「唯中央命令是從。」

劉珍年部從十一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全體由煙臺登輪，渡海南下。

蔣介石起初欲調劉珍年部到湖北隨縣、棗陽一帶，但遭夏斗寅等拒絕，繼改調寧波，又遭浙江反對，最後改調溫州。劉部到達溫州後，其趙振起第一旅第一團第一營駐泰順縣城，為住房問題與當地百姓發生衝突而激成嘩變，該營將泰順城內及郊區燒搶一空。一九三一年春，蔣命令劉取消第十七軍名義。

一九三三年三月，蔣又將劉部調往江西之上饒、橫峰和福建浦城一帶。劉部到達上饒，正是古北口抗戰最激烈的時候，蔣命劉部抽調一個步兵團，命名為「抗日補充團」，克日開赴保定，歸保定行營補充兵編練處指揮。劉為保存實力，不肯抽調精銳部隊，而在泰順嘩變過的第一營為基礎，又在各團抽調了部分老弱官兵，共一千五百多人，勉強湊成一個徒手步兵團。這部殘兵到達保定後，保定行營補充兵編練處認為全團均是老弱殘兵，不堪使用，汰弱留強，僅挑選了五百多人，其餘官兵全部給資遣散。

駐福建浦城之劉部張鑾基獨立旅脫離劉珍年而獨立，蔣給予番號，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劉大恨，電蔣請伐「叛」軍。蔣覆電：「張未叛我。」劉一怒之下，將隊伍交梁立柱帶領，逕自到杭州西湖「養病」，以此要脅。蔣乘機委梁代二十一師師長。一九三三年五月，浙江省治安處處長俞濟時奉蔣命，以請客吃飯為名將劉誘捕，囚禁在西湖邊上的劉莊。蔣同時密令各地調查劉

罪行。半月後，各地披露劉部「紀律毫無」、「珍賊性難移，放肆妄為依舊」、「劉珍年被扣審查」等消息。劉之副師長何益三與軍統第三處處長丁默邨又向南京政府控告劉在膠東橫徵暴斂的十大罪狀。劉在獄中接見家人及友人時，囑託有力者輦金說情買命。劉的參議、保定軍校第八期同學趙鳳生曾到南昌託陳誠（也是保定軍校第八期同學）向蔣說情。陳避而不見。一九三五年二月，劉被押送南昌會審。據說軍警從杭州劉莊提劉時，劉誤以為是要把他拉出去槍斃，出門時跳著腳把蔣臭罵一頓，立刻有人將此事向蔣報告。五月十三日，以顧祝同為審判長，在南昌對劉進行軍法會審，最終以「山東人民控告禍國殃民罪」等罪名，將劉槍殺於南昌東郊荒地。

